



流年白话

陶文瑜·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流年白话

陶文瑜·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一个60后的私人回忆，一个时代的温暖纪念。少年、青年、中年，仿佛一幅幅褪色的老照片，发着昏黄的光。作者生于苏州，长于苏州，当地的风物，趣闻，在他的笔下——复活，太湖人家、苏州女人，栩栩如生。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年白话 / 陶文瑜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下午茶)

ISBN 978-7-302-32485-0

I. ①流… II. ①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5229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8.125 字 数：188千字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80元

代序

一岁年纪一岁人
而今已然不年轻
东拼西凑五十整
文章麻将共余生

目 录

1	小学
4	小学中学
7	73 年
9	工宣队
11	抓特务
14	1 + 1
17	有线广播
19	对调
22	调房
24	加工资
27	石路老家
29	苏州女人
34	评弹
37	心远地自偏
40	回忆滋味

43	访问民歌
55	逢年过节
57	正月里来
62	初一初二
66	接路头
68	闹元宵
70	看那花儿
72	简明桃花词典
74	清明
76	四月十四日
78	立夏的背影
80	伍子胥和端午龙舟
89	梅雨时节
91	归宁省亲
93	七夕
95	踏秋
97	中秋
99	重阳
101	跑道上的秋天
103	腊八粥
105	冬至
107	大寒这一天
109	青石弄
111	一代一代

120	沈三白
124	唐伯虎
131	俞曲园
136	陆龟蒙
143	王韬
149	周瘦鹃
155	我的浮生六记
158	1982年的巴尔扎克
160	说起项链
162	一生中的想起
164	加入怀念的行列
166	从神到人
168	第一个客人
170	纪念章
172	提起香港
175	邂逅英豪
177	附近一带
185	太湖人家
191	园子
208	黄埭的书场
213	角直
221	栀子花开六瓣头
224	心灵的心，气象的象
226	书画两方面

228	接力赛
230	一生的功课
232	倾听
234	《茶馆》的前言后记
241	《古镇地理》序
242	《太湖》序
244	《茶客》序
246	《纸上的园林》序

小学

一年级。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学校，是大户人家的一部分，我上课的班级，是客厅隔出来的，而我们学校的会场，其实就是当时的祠堂，会场里的司令台，应该是原来供奉先祖的地方，大户人家的后人，要是看到我们在司令台上唱歌跳舞，要么会开心极了，要么就害怕极了。

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大家排练庆祝的节目，我们班上的歌舞是《朵朵葵花向太阳》，太阳象征毛主席，葵花自然就是我们了。但到了演出那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说是节目不要上了，也没有说明理由，我们也一直没问起。

不久前读书，看到一个说法，说是陈伯达认为，在毛主席像下面跳葵花舞不好，好像是吓得直哆嗦的样子。

当时跳葵花舞有点蔚然成风，但后来就不多见了，各个厂矿学校的仓库里堆了不少葵花道具。而我们的节目，说不定也与此有关。

二年级。

大背景是这一年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全国上下因此掀起了乒乓热，我们学校也不例外。但学校只有一张乒乓球桌，低年级轮不到，我只有在放学之后和同学打一会儿，所以回家总

是迟了。

全家人吃中饭，总要等上好一会儿，有一天我父亲发狠，不许我吃中饭了，我只好饿一顿。

虽然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心理了，但这对我幼小的心灵，肯定造成了伤害，真是太残忍了。

三年级。

好像是有些什么的，但一点都记不得了，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呢？

四年级。

这一年“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小孩子知道什么呢？无非是跟在大人后面起哄吧，我在家里脱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孔老二，被我祖父一个嘴巴子，牙都打出血来了。这全是“四人帮”搞的，“四人帮”真是害死人啊。

四年级。

为什么要有两个四年级呢？这是因为这一年国家将寒假里的升学调整到暑假去了，我们多读了半年四年级。

五年级。

这一年最值得记一笔的事情，就是我读了《青春之歌》。

书是我父亲存在箱子里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有过文学梦想。写作或许多少有点遗传吧，苏州作家范小青、车前子的父亲，曾经都是较有名气的写作者，我父亲不如他们的父亲，而且也没坚持下去，觉得干文学没什么指望，或者迫于生活的压力，就将文艺书籍锁在箱子里，去上班下班养家糊口了。如果遗传一说成立，那么我的文章写不过他们，也是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

当我发现父亲放书的箱子之后，就悄悄地取出书来阅读，四大

名著和一些诗词，还有《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的封面是木刻效果，一个围着围巾的女子，就是林道静了。我想如果我生在当年，肯定会参加革命的，能够和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女子待在一起，多么幸福啊，我才不管枪林弹雨血雨腥风呢，真要被捕或者牺牲了，被这样精彩的一个女子敬佩和想念，我也值了。

现在才明白，小时候我革命的动机是多么的不纯，当然现在也不是十分先进，但现在肯定不会这样想入非非了。

小学中学

我上的小学是西花桥巷小学，我们称西花小学，现在撤销了，成了区教育局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供退休老师下棋打牌举办书画展。有一天我莫名其妙想起了童年，想到去从前的小学看看，却发觉这里已经不是一所学校了。

退休老师打牌是玩一点小钱的，这个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的，但和我不相干，而且他们可能还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呢，只是因为学校不见了，我的心情突然不好起来，就恶作剧地说，呀，你们来钱的，你们在赌博啊。一个老师支支吾吾说没有，另一个老师板起脸说我瞎说。我哪敢较真啊，只有转身离开。从前不是好学生，老要被老师训，这个阴影竟是挥之不去的。

小学毕业以后，我所在的地段，应该就读市三中，这是一所名牌中学呢，但我去了靠在平门那儿的铁路职工子弟中学，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就因为路远一点吧，离家远了自由空间就大了，可能是这个意思。

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简称铁中，后来在我临毕业的时候又更名为铁道师范学院附中，现在也撤销了，铁道师范学院还在的，与另一所大学合并为科技学院，附中却不办了，原来的校舍也不是派教学

的用场了。我一生中经历的小学和中学都不在了，这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也是祸不单行啊。一般比较痛苦的是有家归不得，但毕竟还有个家在那里，再过几十年，我的后代说起他们的先祖，还以为我是自学成才的呢。

退休老师的牌桌就放在原来的大礼堂里，大礼堂已经改造过了，司令台也拆去了，比较方正的一间屋子，也不是很大吧，但原来我们在这里召开全校大会，心目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会场，可见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孩子。

我在记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想起靠在我们学校边上是一条黑弄堂，这应该是从前的备弄，我们上课的教室，原来就是有廊的老式房子，而我们学校的礼堂，可能就是从前一户大户人家的祠堂，祠堂变成了学校，学校又撤销了变成活动中心，这也太沧海桑田了。

我是三班的学生，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姓张的女生，竟是和我同一天出生在同一家医院的产房里的，各自的父母碰头了自然是又惊又喜，但我不太乐意说这个话茬，因为张女生近视，长得也不好看，我几乎是不理她的。有一次她好像还给我过一个连环画什么的，我没有拿，而且马上就走开了。其他没有什么。后来小学毕业，大家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到过，也没有联系过，想起这桩从前旧事，我的心里有点难过的。

去年的时候，一位朋友请我吃饭，进了一家饭店，老板娘笑眯眯迎上来，问我是不是认识她，我说真的记不得了，你真是女大十八变，老板娘说，什么呀，我是你小学里的同班同学。然后老板娘又把老板拉过来，说你再看看这个人。老板我认出来了，是我中学同学。他们夫妻不是同学，原来也不认识的，但老板娘是我小学

同学，老板是我中学同学，真是太巧了，我对他们说，你们空下来的时候，一个说说小学里的事情，一个说说中学里的事情，你们的夫妻生活真是太丰富了啊。

但这以后也没有再上那家饭店去过，想起来应该还开着吧，祝他们生意兴隆。

73 年

西花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图画老师说，上课了，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画一幅《暑假见闻》。

暑假过去了，天气也没有太多的凉意，穿着短袖衣的男生，露出来的胳膊和脖子，全是黑黝黝的样子，他们握着蜡笔，伏在矮小的课桌上，仿佛黑衣蟋蟀。

还有我，我的图画是一间亭子，几块石头，河塘和河塘边的绿树。

这一幅图画得到一个“良”，老师说，柱子是歪的，树怎么长在河里了呢？

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画的是拙政园还是狮子林，只是想到三年级以后，去拙政园的次数更多一些，图画上的，应该就是拙政园了。

我们的小学校，距离这两座园子也就二三百米的路程，放学了或者休息日，我们就去那儿玩，那时的园林里，几乎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了，所以我们想，拙政园或者狮子林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玩耍的去处，才建造起来的。

那时候狮子林的门票是 3 分钱，拙政园是 5 分。

我们班上有一个长得特别矮小的同学，还是不用买票的，我们

就让他请客喝汽水，8分钱一瓶的汽水，买了大家喝一口。

矮小的同学说，我不合算了，我本来就不用买票的呀，却花了比你们更多的钱。

我们说，你是我们买了票带你进来的，下次还是我们带你进来呀，是不是？

为什么三年级以后去拙政园的次数更多一些呢？因为在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去了太多次的狮子林，我们在狮子林玩捉迷藏的游戏，最后藏的人费尽心机也找不到一个踏实的安身之处，而找的人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就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对于这里的一切，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使我们的游戏，显得十分没趣。正好是一个游戏的年纪，偏偏又没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我们就往拙政园去了。

拙政园要比狮子林大许多，构造也更丰富，但尽管如此，也经不住我们日积月累地玩耍。所以五年级以后，我们就去得很少了。

现在去拙政园，我不能一下子指出“远得堂”在哪，“待霜亭”怎么走，但我能很明确地知道这一条路通向哪个门厅，那一条路的尽头是什么风景。

工宣队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去参观的那座园林，就是沧浪亭。

其实我们应该算是五年级了，但那一年国家将每年的升级由寒假调整到暑假来了，所以我们要再读半年四年级。

这时候工宣队进驻学校，分管我们的，是大大胖胖的马师傅。

马师傅说，各位同学，我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

第二天，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去马师傅家。绕过一些小巷以后，我们走进低矮又明显有点破旧的几间屋子。马师傅说，这就是我们家。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菜市场捡拾的菜皮，你们再看看，这衣服，毛豆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都补成什么样子了，毛豆的爸爸去得早，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多不容易，这苦，真是苦啊。

毛豆是马师傅的大儿子。

大家说，毛豆的爸爸哪去了？

马师傅说，死了呗。

大家说，可是，可是现在是新社会了呀？

马师傅说，是呀是呀，你们说我新社会这个样子，到了旧社会呢，